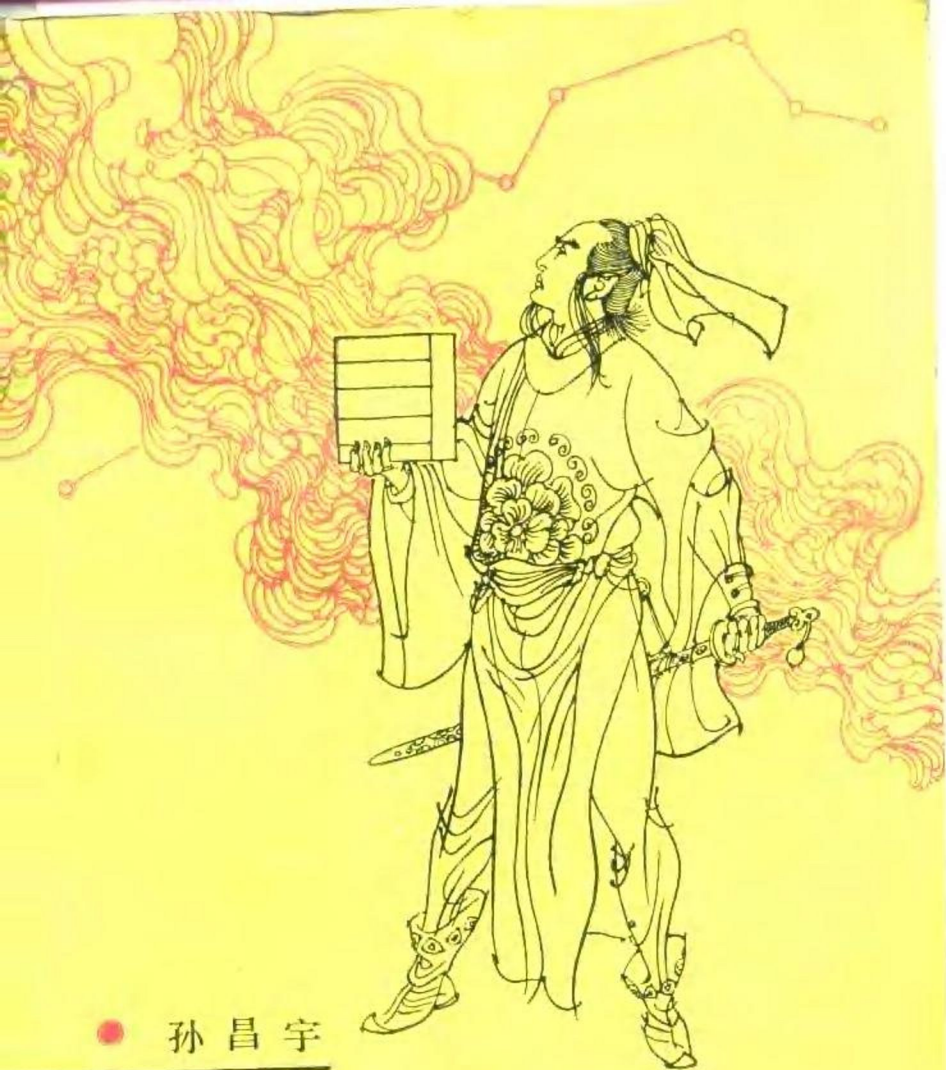




● 孙昌宇

金陵断梦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

I247.5
3161
3

金陵断梦录

孙昌宇

长江文艺出版社

金陵断梦录

孙昌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56 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 100

ISBN7—5354—0152—X

I·134 定价: 2.6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施耐庵演义》三部曲(《笔剑啸天录》《虎帐吟风录》《金陵断梦录》)之三,与其它两部既有联系,又可独立成篇。

本书写的是施耐庵创作《水浒传》前的一段传奇故事。施耐庵与群雄大闹济南府后,直奔梁山故垒,去取那份藏有当年梁山英雄后裔下落的白绢。途中结识了滁州大营军师李百室,与其一起取道夺魂关,在党家庄巧遇朱元璋,并接受其所赠令箭。一路上,他与梁山后代一起,保护铁浮图,大战“清河郡主”,不料误走回龙岭,险些丧生。经过黑牛大闹觅儿铺、闯梁山智斩“女霸都”、宋碧云血溅天王坟、扈慧娘魂归蓼儿洼后,取得了记载梁山英雄后代下落的白绢。他返回汪家营,历时十年,终于写出了《水浒传》,其时,他到金陵去拜会朱元璋,以践十年前之约,却听到朱元璋诛戮义军首领,杀害梁山英雄后裔的消息,不由得愤而掷笔,仰天长叹。

目 次

一	莽县令乔设鳌山会 奇书生姑射春灯谜	1
二	李百室千里访贤 凌元标一夕夜遁	16
三	截山径蓝面狼假道 过黄河朱亮祖施威	34
四	公孙玄设伏桐木岭 “赛关兴”刀劈夺魂关	46
五	活敬德乡店卖人肉 李善长掷令论英雄	62
六	党家庄奇杰礼士 群雄会书生献策	79
七	诵律条蓝将军割发 述因果黑酒保负荆	91
八	朱元璋推诚赠令箭 张士信寻秘走肥城	111
九	小诸葛巧施连环计 燕紫绡勇护铁浮图	128
十	投大营凌元标毁家 探小阁卢起凤骇目	144
十一	俏郡主设饵诱英雄 吴铁口驰援败扩廓	160
十二	施耐庵仗剑擒恶仆 孙不害饮血悼亡妻	176

十三	朱子奇愤填屯兵洞 施耐庵误走回龙岭	193
十四	张五嫂漫开骡马店 李黑牛大闹觅儿铺	214
十五	走马庄戏斗“神足” 渡水泊巧逢“龙女”	237
十六	夺银令欣遇奶母 闯梁山智斩“霸都”	253
十七	施耐庵魂惊绝世秘 宋碧云血溅天王坟	273
十八	李黑牛威镇锁龙口 扈慧娘魂归蓼儿洼	287
十九	束进退小挫猎鹰手 施水火大破铁翎阵	301
二十	十三太保喋血沙场 四大天王力困群雄	316
二十一	百炮齐鸣恶阵化烟云 四海归宗英雄明世系	331
二十二	张士信片纸易降旗 朱元璋优礼承重诺	354
大结局	金陵城书生续旧梦 紫垣官新主断前缘	369

一 莽县令乔设鳌山会 奇书生姑射春灯谜

融和初报，乍瑞霭霁云，故都春早。翠华竞飞，玉辇争驰，齐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也，九门剔透，千衢玲珑，袞冕与红袖轻摇。缥缈广寒传韶乐，依稀瑶池饮蟠桃。一轮冰盘大，数点星辰小，游人归来处，洞天未晓。

亘古以来，也不知始于何日何时，哪朝哪代，兴起了一桩元宵夜赏月观灯的习俗。每年到了这一日，无论是帝子皇孙，抑或是草野编氓，都要放下手中的生计，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涌上街头巷尾，仰瞻天上娟娟寒月，聆听人间处处笙歌，把那一段去旧迎新的未了之情尽兴付与彻夜之游。这一首《绛都春·元宵》，便是咏的那元宵夜天上人间、金吾不禁的情境。不过，月有阴晴圆缺，世有清明混沌。这首《绛都春》把元夜之乐写得淋漓酣畅，透露出那一番海晏河清、娱乐升平的世态。至于兵连祸接、乱世浇漓，却又是大大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谓予不信，有一首著名词人王磐的《古调蟾宫·元宵》为证：

听元宵，往岁喧哗，歌也千家，舞也千家。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怨也千家！哪里有闹红尘香车宝马？只不过送黄昏古木寒鸦。诗也消乏，酒也消乏，冷落了春风，憔悴了梅花。

话说元朝至正十六年(公元一三五六年)正月十五，又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青州府属下的长清县城里，午后响过一阵噼噼啪啪的炮仗，早有几户官宦殷实人家稀稀落落挂出几盏灯来，把个寥落冷清的街市巷陌照耀得斑驳陆离，影影绰绰。这些年，水旱饥馑、兵戈不息，休道那些逃兵荒、躲徭役的下户灾民，便是寻常工商士农人家，每日朝朝都愁着那开门七件事，天色向晚，一声狗吠便心儿颤颤地关门不迭，却哪里有心思作彻夜冶游？早把那庆赏元宵之事忘到爪哇国里去了。

此刻，冷冷清清的长清县城里，倒还有个热闹去处。只见县衙前青簷搭着灯篷，篷檐下扎着一溜彩绸，筐箩儿般大小的花团下垂着流苏；灯篷居中那座金晃晃的鳌山周围，悬着三十六盏玲珑剔透的走马灯儿，薄薄的轻纱上一式画着花鸟、山水、人物，题着诗词歌赋。笙箫檀板声中，几名扮着杂剧脸谱的伶人在灯影下做张做致地扭捏得一回，立时便走出一个吏员模样的人来。只见他紧一紧腰间丝绦，对围在灯篷下面的众人敞声叫道：

“各位听者：本县太爷为与阖城军民人等共庆元夕，特地耗银百两，堆了这座鳌山，制下这一组灯谜，在场各位父老，有幸猜得下的，每一道谜语赏黍米一升、制钱十文！”

说着，这吏员一只手揭开身边满盛着黄灿灿黍米的筐箩，另一只手在怀内掏得一掏，立时将沉甸甸的两贯制钱“啪”地掼到案头上。

这一掼不打紧，倒恰似半空中倾下盆冰雪水，把一众围观百姓的兴致浇得彻骨冷，本来就稀稀拉拉的几个人，立时大眼瞪小眼，有几个胆儿小的，猫腰耸脊已自悄悄地溜出了

人群。内中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厮走的飞快，嘴里兀自嘟囔道：“快走快走，瘟瘟神撒出花狐蛊，没的却惹得满身腥！”

他正自一头走一头叽咕，猛古丁墙根影里趑出个人来，那小厮收脚不迭，立时撞了个满怀，不由地脱口骂道：“瞎眼撞尸，也不拣个日子，偏偏今日碰了俺一个趑趄！算俺晦气！”

那人却不见气，笑嘻嘻唱个喏道：“得罪得罪！晚生有一事动问。”

小厮见此人和颜悦色，心中气先自消了一半，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立着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学士子，青巾芒鞋，书剑伞囊，扎缚得十分齐整。一张清癯的脸庞早已晒得如铁，眉目间却处处透着谦和儒雅；青衿袍襟上沾满泥迹黄尘，顾盼间依然一派倜傥风流。这小厮久处小邑，哪曾见过这等齐楚的人物，不由心中一喜，忙道：“该死该死，小的口拙冲撞了尊客，没的打嘴现世。不知尊客动问何事？”

那游学士子道：“晚生偶经此地，适才见那县衙之前，灯篷之下，悬灯猜谜、射覆投彩，正是元宵盛事，不知众位为何一见那吏员拿出奖物，竟尔哄然走散？”

小厮一听，脸上扮了个赧虎，连连摆手道：“休提，休提！俺县的这位太爷乃是普天下一等一的铁爪篱，皮笥箕，这些年把个长清县境的地皮也刮走了一层！素常日只要抛出一文钱，满县百姓便须千倍万倍地与他纳贡，今日在那鳌山之下搬出黍米制钱，八成又是聚敛盘剥的花招，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那士子听毕，微微一笑，整一整头上青巾，勒一勒腰间丝绦，便要走向灯篷。小厮一见，连忙一把攥住衣袖，问道：“尊客敢莫想去猜谜投彩？”

士子点点头道：“正是。”

小厮连忙劝道：“使不得，使不得！尊客休要去赶这一趟浑水！弄不好，轻则白送了你这衣服行囊，重则丢了性命！还是快些赶你的路要紧！”

那士子也不答话，拱一拱手，说了声“大哥放心”，撩衣直奔那闪烁着灯火的篋篷。

此时，灯篷前早只剩得五七个浮浪子弟，兀自口里噙着瓜子，指点着灯谜儿叽叽呱呱地乱笑，却哪里有一个敢上前猜谜射覆？那吏员心中焦躁，正待发话，猛然间人丛里起了一阵骚动，一团青影疾奔灯篷而来，霎时，荧荧的灯影之下早站出个儒雅秀士，只见他叉手兀立，从容问道：“请问尊驾，这些灯谜许得过路人射覆么？”

那吏员皱眉打量着面前这位不速之客，说道：“看你这位年兄，敢莫也想来博些彩头么？”

士子点点头，呵呵笑道：“正是，正是，晚生四海求师，八方游学，这两日盘缠告罄，行囊羞涩，可巧今日碰上尊驾在此设篷射覆，晚生不才，愿以胸中锦绣，换得几升黍粮、数串银钱，以解绝粮之厄！”

吏员瞠目扫了士子一眼，笑道：“年兄有此雅兴，委实令小邑今日灯会添了光彩！只要年兄猜中谜底，自然按规矩奉送黍米、制钱——”

那士子不待他说完，对在场众人说一声“众位乡邻，恕晚生僭越了”，拔步便要跨进灯篷。那吏员呵呵一笑，忽地一把拦住，又道：“年兄也忒性急，适才俺只将这猜谜射覆的规矩讲了一半，还有一半，你且听得明白：三十六道灯谜倘若一并猜中，这一箩黍米、满贯制钱自然归你所有。不过，若是

有一道谜面猜得错了，须按所有彩头赔偿，那便是足足百两纹银！”

这番话尚未落音，早将在场的众人吓得伸出舌头半晌缩不回去。那士人却只当没听见，微微笑道：“有赏有罚，这也不足为奇！”说毕，从容闲适地解下肩头伞囊，交到那吏员手上，说一声“这些物事，便是晚生今日猜谜的押头！”立时便走入了灯篷。

此时，一见有人出头猜谜，那些走散的人又趑了回来，此外又添了些看热闹的百姓，灯篷下渐渐聚拢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众人屏息敛气、凝神注目，一面想见识这位游学士子的才气学识，一面又担心这外乡孤客堕入官府的彀中，一个个手心里都攥出冷汗来。只有那吏员依旧不动声色，拱一拱手，将这士子让进灯篷，然后吊着眉梢眯着两眼，嘴角挂着冷笑，注视着这冒冒失失、大大咧咧的秀才如何猜出谜语来。

只见那士子背翦双手，仿佛踏宫商躐律吕般地在灯篷里转悠起来，他忽而拨一拨这盏灯，又忽而戳一戳那盏灯，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喃喃自语：“好手艺好手艺！”半晌也不曾猜出一只谜底来。

围观的众人见他这模样，不由七嘴八舌地悄悄议论起来：“瞧这秀才一身书卷气，兀的却是银样镞枪头！”“俺只道是个会念经的和尚，怎的变成没嘴的葫芦！”吏员已自按捺不住，正待发作，蓦地，那士子却转过身来，双眉高挑，两颧轻抖，大袖呼呼拂风扬起，嘴里迸出一阵大笑：“嘻嘻——呵哈哈哈哈哈！”

这一阵大笑委实起得突兀，仿佛平地卷来一股狂飙，直震得宿鸟惊飞，砌草抖索，把那吏员与一众围观的人们一齐

惊呆了。

没待众人回过神来，只见那士子早已撩起青衿袍襟，几步奔到案头，袍袖晃处，早把那两贯制钱抓到了手里。

吏员厉声喝道：“兀那秀才，未曾猜出灯谜，取了俺太爷这赏钱，敢莫要放抢么？”

那士子兀自呵呵乱笑，一面将那两贯制钱抖得叮当响，一面指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灯谜说道：“嘻嘻，你家太爷忒也惫赖，大好的元宵佳节，怎的胡诌出这些下三滥的廋词拙句充作灯谜？兀的不污了读书人口舌？”

吏员劈手夺过那两贯制钱，冷笑道：“哼哼，胸无点墨，休在此处充圣人！既然口出狂言，便将这些灯谜一并猜出，倘若漏了一个，立时将你拿到县衙之内打折了你那双腿！”

士子叹口气道：“既如此，那就休怪晚生出你家太爷的丑了！”说着，戟指朝那些灯谜划了一圈，说道：“这前面三十五道谜语，甚么‘一点一横长，一撇到汉阳’，‘有嘴不言声，有足不登程’，甚么‘四面不透风，十字在当中，若把田字猜，不通又不通’，便是三岁小儿都能猜到，晚生就不讲了。晚生只把这第三十六道谜语，也就是最难解之谜道出，也教你见识见识！”说毕，他疾步跨到最后一盏灯前，一把扯下那灯纱上的字条，只见那上面写道：

“目字加两点，不作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作目字猜。射二字。”

士子将字条在众人面前晃了两晃，伸手在案头提笔蘸墨，飞龙走凤，立时在谜面下头写出两个字来。

众人聚拢一看，只见他写的是“贺”、“资”二字，满场上立时暴雷般喝起彩来！

吏员捧着那张字条，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猛听得灯篷深处暴雷般响起一阵怒喝：“哪里来的野秀才，搅扰了太爷的灯会，拿下了！”吼声未落，只见县衙的金钉朱漆大门“豁喇喇”开了，几个皂衣衙役虎狼般涌了出来，只见荧荧的灯烛之下，立着个锦衣貂帽的虬髯官儿，正自瞪着铜铃般两只怪眼，嘿嘿冷笑。守灯篷的吏员走上前来，先将那张字条递给虬髯大汉，又在他耳畔窃窃絮语一阵。那官儿忽地收住冷笑，拍案喝道：“兀那秀才，吃了熊心豹胆，竟敢来撩俺的虎须！本待打折你这双腿，念你肚内尚有几滴文墨，俺这里还有几道谜语，只要你再能猜得出，俺便放你一条生路！”说毕，嗽了嗽喉咙，敞声念出一道谜来：

“行人弓箭各在腰。——唐诗一句，射一字。”

那士子不假思索，脱口答道：“夷也。”

虬髯官儿点点头，又道：“藺相如完璧归赵。——射二人名。”

士子应答如响：“保住。连城。”

那官儿续道：“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射一字。”

士子才思如泉，赧即答道：“佯哉！”

这一番驳诘较量，只在瞬息之间便判了胜负。那虬髯官儿直惊得眼都直了。

谁知那士子却不放过，跨上两步，对虬髯官儿说道：“君子之交：投桃报李。大人若有兴致，晚生也有一道谜语请教。”

虬髯官儿不觉怒道：“俺不与你计较倒也罢了，你这穷秀才竟也充起鸿儒来！有什么谜语便做出来听听，没的俺便输

与你!”

士子道声“痛快”，轻挽丝绦，款踱方步，立时吟出一道谜来：

“客从东来，歌讴且行。不从门入，寄我墙垣，游戏中庭，嬉娱殿庭。击之啪啪，死者攘攘。碎彼皮囊，何惧我伤。——射一物。”

这一番抑扬顿挫的轻吟曼语，竟把满场人等听得呆了，这伙人几曾听到过如此古怪的谜语，一时面面相觑，啧啧连声。那虬髯官儿更是皱眉蹙额、抓耳挠腮，把张脸都齐颈儿挣红了，却哪里答得出半个字来？

那游学士子望着这尴尬模样，叉手伫立，径自嘿嘿冷笑。笑了两声，只见他袍袖一卷，早又将那两贯制钱卷到手里，朝着那虬髯官儿吟道：“大人慷慨设谜，晚生侥幸发市，区区黍米制钱，舍与百姓度饥！”吟毕，转身对围观的众百姓叫道：“众位父老乡亲，这一箩黍米、两贯制钱，请拿回去度一个元宵佳节罢！”说毕，手臂一扬，立时将那两贯钱“唰唧唧”抛进人丛。有几个胆大的百姓应声奔了过来，“嗨”一声抬起那满满的一筐箩黍米，叫一声：“这都是俺们的血汗，索性分了罢！”

霎时间，灯篷里鸦飞鹊乱，众百姓饥馑之年也委实饿得慌了，立时蜂拥而上，拾钱的拾钱，装黍的装黍，不多时，笑呵呵地一哄儿走了个净尽。

那虬髯官儿设谜儿输了道行，一时吃瘪，大庭广众之下哪能食言，心里只是暗暗叫苦。一边眼睁睁看着众百姓分了制钱黍米，一边惊讶而钦佩地注视着面前这游学士子，半晌不发一言。

稍顷，那吏员在耳畔轻声说道：“大人，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官府钱粮，你便罢休不成？”

一句话提醒了这官儿，他眨了眨双眼，喝道：“都是这野秀才弄鬼，还不与俺拿下了！”说毕，“铮”地一声拔出腰间长剑，便要寻那士子。

只见灯篷之下，空空如也，那游学士子适才分明站在众衙役圈中，眨眼间却失了踪影。虬髯官儿正自惊诧，只见那吏员双手从案头上捧起张纸头呈了上来。

虬髯官儿摊开一看，只见纸头上写着数行蝇头小楷，却是一首打油诗：

“大腹长喙，昼伏夜行，嗜血无厌，嘴脸狰狞。么么小丑，名之曰‘蚊’，谨告谜底，休再横行！”

虬髯官儿一时忘形，连声赞道：“好谜底，好谜底！怪道俺猜它不出！”

那吏员却附耳说道：“大人，这穷秀才忒也可恶，他这道谜语，骂你是吸血虫哩！”

虬髯官儿不羞不恼，脸上抹起一阵赞许的神态，摆摆手道：“撤灯罢会，退堂，退堂！”

话犹未了，只听灯篷外陡地响起一声大叫：“慢来，慢来！”随着叫声，只见一道黑影凌空掠过，“豁喇喇”一声大响，县衙墙头倏地跃下一个人来。

只见他头挽太极冠，身着明黄道袍，袍带上斜插着一把尘帚，两撇浓眉斜挂，一双豹眼环睁，说什么超凡脱俗方外士，分明森罗殿内黑煞神。这游方道士满脸漾着怪笑，趑进灯篷，忽然跨上两步，一把攥住虬髯县令的手腕，瞪目喝道：“阿腾铁木儿大人，你做的好事！”

虬髯县令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挣脱道士的手掌，一边说道：“道长究竟有何见教？”

游方道士嘿嘿冷笑道：“俺把你这不知死活的赃官！如今举国大乱，盗贼蜂起，江淮乱党已然遍及齐鲁，半月前刘福通、吴铁口余党逃窜济南，破了省城大狱，青、滕、济、兗等数十州县已然草木皆兵！这长清县与济南近在咫尺，你身为朝廷命官，不去修缮城池、缉拿乱党，却在此张灯结彩，寻欢作乐，你、你、你、你敢莫不想要这颗驴头了么？”

虬髯县令听了这番话，脸上漾起一丝难以觉察的冷笑，他望了望眼前这游方道士，暗暗忖道：区区一个云游道士，如何晓得这些军机大事？再说这些时县境内太平安宁、鸡犬不惊，哪里见什么盗贼踪迹？敢莫是这道士饿慌了，口出大言，想在此讹诈些钱财不成？想到此处，他问道：“多承见教，下官敢不闻命？不过，能否请仙翁昭示来历？今日驾临小邑有何公干？”

道士听毕呵呵笑道：“区区七品县令，也想知道俺的来历？说出来怕不吓你一跳！俺，华山紫云洞坛下银镜先生，大元朝济宁路总管帐下记名副将公孙玄是也！只因半月前群寇大闹济南城，内中走了一名朝廷钦犯，俺奉‘山东王’扩廓大人与济宁路总管董大鹏之命，沿线缉拿归案！”

虬髯县令忙问：“不知这钦犯又是何等样人！”

公孙玄道：“此人姓施名彦端，又号耐庵先生，乃是浙江钱塘县的一名潦倒书生！”

虬髯县令听了，不觉失笑：“俺听了半日，只道是走了一条铜头铁臂的混世魔王，没想却只是个书生！堂堂天朝，竟为了此等人物兴师动众，未免小题大作了罢！”

公孙玄听毕，不觉怒声斥道：“你这赃官知道个屁！休看这施耐庵只是一个秀才，这些年却出没于草野之中，奔走于江湖之上，妖言激众，四处煽惑，所到之处，便似播火的祝融，立时就撩拨出几只潜藏的猛虎，燃起反叛朝廷的烽烟！眼下此人又胸藏一宗绿林中的绝世大秘密，要去寻找当年梁山泊叛党余孽，倘若叫他唤出那一百零八名魔头的后代，齐集到叛贼麾下，不要说你这个小小县令的驴头保不住，便是大元朝的锦绣江山也危如累卵了！”

虬髯县令一听，心中猛地一动，蓦地又记起适才大闹灯会的那个游学士子，敢莫他便是施耐庵？想到此处，他嗫嗫嚅嚅便要将此事说出。赧即回头一想：天下如此之大，秀才多如牛毛，偏偏这施耐庵便闯到了长清县？世上决无如此巧事！

虬髯县令正自疑疑惑惑，只见那公孙玄双眼骨碌碌在灯篷里扫视了一圈，忽然奔到案头，一把抓起那张写着谜底的纸头，仔细审视一阵，蓦地双眉陡竖，怪眼圆睁，立目喝道：“县尊大人，这纸头从何而来？”

虬髯县令心下一凛，连忙支吾道：“这个，这个，乃是卑职门下一个清客写的谜底。”

公孙玄听毕，双手团成一团，将那字条揉在掌心，骂一声“咬文嚼字，一派胡言”，扬手便要掷到脚下。他一条手臂恰才抬起，猛觉得腕骨上一紧，紧接着一声嘎哑村人的喝叫在耳畔响起：“等一等！！”

这一声大叫仿佛暗夜中陡起一声霹雳，饶是这公孙玄胆儿大，亦自吓了一跳，他一扭腰脊挣脱束缚，跃开两步，说话间早掣出腰间尘帚，瞪目看去，不觉惊呆了。